滬風

卷 第四期

半月刊

本期要目

……論用人的方法

……的……

……生

……田

……婦

……歌

……

寒汐

田風

姚紅

再生

芳田

紡綿花不如——

賣寶玉上市了。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南京圖書館藏

短論

我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應該承接前一代的訓教，督導下一代的努力！

我們的責任是重大的！

我們要秉承 國父的遺教，有革命的精神，革命是一種繼續不斷的創造事業，決不能固步自封，亦不能安於一成半就，我們在戰後的今日，仍然要以革命的精神和方法，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建立現代國家的規模，使成爲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現在，我們毅然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已步上建國之途。

建國是一種長期艱鉅的工作，必需循三民主義的大道，向建國的前途邁進。同時，更需協同盟邦密切合作，奠定國際永久和平的基礎，使我新中國的建設能適應於今日的新世界。

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在今日建國期中我們青年這一代有不言而喻的重責，我們要正視這建國艱鉅的工作，振奮我青年革命的勇氣，以最大的努力，完成個人的使命！

我們這一代，要承接前一代的訓教，督導下一代的努力，記牢：我們的責任是重大的！

週要聞

拾二月

三日△國府還都正籌備中，行政院及各部會先派一部人員赴京辦公，俟復員工作就緒後，即正式決定還都日期。

△車輛改靠右行駛，明年元旦起，全國一律實行，戰時運輸管理局規定辦法。

四日△美協助我國工業化組成中美工商業理事會，供給工廠器材及技術等。

△嚴禁囤積平抑物價救濟難民，節用煤電，李市長假電台廣播。

五日△馬帥來華政策訓令行將公開發表，啓程日期稍緩，等待簽署證件，貝爾納斯闡明美對華政策。

六日△共森等利用職權破壞美對華政策，赫爾利在參院外委會作證言。

七日△珍珠港事件調查在盤中，中國復佔顯要地位馬歇爾特使提供有力證明。

八日△青市紳商爲紀念鄭成功報德籌建 中正公園樹立銅像，供民衆瞻仰發表宣言請各界協助。

九日△十一戰區副長官部整編魯境游擊部隊，決定三項原則月底即可辦竣。

轉載

蔣委員長論用人的方法（續）

此稿登載在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之「行政效率」雜誌上，茲者我祖國抗戰勝利步入建國之途時，對我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之言行實有深刻明了遵從與澈底仿效實踐之必要，故謹將此稿轉載，以饗讀者。

「各連連長得於每排暗地選派忠實可靠的士兵一名，各營長或團長得於每連選派忠實可靠的士兵一名，充當密探。……如果發覺有通匪的嫌疑或已偵探明白通匪的人，就可直接秘密報告于連長或營團長，或營團長所指定負責接納報告的人。」（見國家興亡決于剿匪）

這種辦法應用到政治上，耳目更是靈通了。從前張江陵柄政，利用密探，很收效果。（見拙著張居正提高行政效率的方法）雍正即位，利用暗探，朝廷肅然。現在四川別動隊的活動，『凡有越軍規，違法私鬪者，隨時皆有被別動隊舉發之危險』。人民纔得周密保障，不致受意外的摧殘。（見七月卅一日大公報）像重慶『從前政府的公務員，辦公後都在烟館休息，討論政治，圖謀差事，會識朋友，現在通通不能不移到別處。而且就在家裏也不敢抽烟，因爲受不了同事的攻擊，偵探的報告。』（見獨立評論一六九號進步的四川）聽說江蘇自陳果夫先生任主席後，各縣長不敢以爲「山高皇帝遠」，懍懍然有「天威不違咫尺」之感而勤於政務，也得力於「情報網」不少。道，我們不能以察察爲明爲譏。 蔣主席又說：

「我們這個辦法，并不是不相信部下，實在是防範少數的敗類，來壞大家的事。」（見同上）

當外患嚴重，而公務員因循泄沓，麻木不仁，人民水深火熱，急須拯救的環境，非極精明不足以轉移風氣。如白某園聚賭案，政治評論以爲「行政院對於行政效率素甚講求，且不惜費用，設一行政效率委員會」，而於本院公務人員主持之大規模的賭窟，何以竟無所聞，必俟警廳報轉偵緝，始行破獲？』（見第一七二號）

這句話如果以爲行政效率研究會（原作行政效率委員會，誤。）應該偵知這個機關，就是不明白行政效率研究會現在的職務；如果以爲行政院設了行政效率研究會就應該偵知這個機關，也是深文周內！但如果暗示要提高行政效率，要改善公務員的私生活，以免有玷官箴，得注意暗探，諜報的辦法，以爲警政機關之助，而肅風紀，我們覺得原可用的。有人以爲這樣一來，未免對公務員自尊的人格有所蔑視。其實一個人的尊嚴，是存於自己不愧屋漏的操行，外面對我如何設想防範，都無損於我。現在有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政務官懲戒委員會，監察院等機關，若照那樣的推理便成了對公務員人格上的一種威脅了。又有以爲公務員這樣的多，若不信任，而人人爲之防，除非每一個公務員派一個偵探，而每一個偵探又須派一個偵探監視其是否盡職，那不成了笑話麼？這是一種詭辯。事實上四川江蘇的成績都已顯見。而蘇俄最近政治經濟急速之進步，大家也曉得很得力於偵探。不過偵探的挾嫌誣告，倒是不可不嚴反坐之罪。而如明東廠西廠的流毒，我們是應引爲切戒的。

還有一點，像現在國際形勢這樣的嚴重，公務員有無間諜混充其間，實是中央機關一個很可注意的問題。所以行政機關的管理，公務員的約束，也是以嚴謹爲好。

六

蔣主席自實補練兵，能夠以少勝衆，直到今日，當然有許多原因：而他的帶兵方法的特長，無疑的是很重要的一個。據他自述帶兵最緊要的秘訣是「賞罰嚴明，恩威並濟」。他以爲

（未完）

南京圖書館藏

一、導言

當大陸上吹起第一陣狂風暴雨，青年們激怒了，眼看着自己的國土幾乎改變了顏色，充滿了侵略的血腥，心不禁抖顫起來。

真的，身子依舊是中華民族的血統，國土仍然是往日山河，可是，山河易色，青年們却不敢說屬於自己的話，不敢做自己要做的事，青年們彷彿整個地被框楷起來了，在這框框裡面，有呻吟，有狂怒，也有瘋顛，也有忘掉了自己的靈魂的，……不是妥協，便是慢性的殺害着自己，青年們的血和魂，彷彿入於垂死的深淵。

然而，八年的淬鍊，還不曾完全殺死中國青年們的心，今天，青年們，又挑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自己的旗子。

痛定思痛，八年的血債，八年的血肉教訓，雖够痛慘的，然而，這是現時代下青年們獨有的幾會，幸運的遭遇，這支大教訓，使我們看見了敵人的顏色，被侵略的痛苦，體味了不自由的大痛難，更深深地認識了自己的責任，找滿了自己的搖寸，使每一個青年在環境上發掘出一個青年們的信條——欲求自由和解放，必須付出大努力和惡劣的環境掙扎內搏。

大路上的青年

——應該怎樣堅强起自己的脚步——

李憨傻

二、自己的路該自己走

青年們是喜歡走一些新路的。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每一個青年都具有一副樂於創造的好性格，這性格的美好與完整，影響及青年們的前進和幸福。反而之，失掉或忽略了這種天賦的具有，青年們的一切便遭遇到破壞和阻礙。

今天，青天白日旗，給我們飄展開一條寬闊，嶄新，幸福自由的大路，這才是我們自己的路子，這路子是先人們及先烈們以頭顱以鮮血來築成的，我們再不應畏縮，敷衍，猶疑了。

前面曾提示出青年們共同具有的創造性，是一生成敗的聯繫，這認識和保有，是每一個青年所該深切了解和具有的，便是重新學習，也是該學習得到的。

戰勝後的中國青年，的確是幸福的，建國的大擔已放上青年的肩頭。況且，路子已清晰地伸展在我們眼前，縱然再不去創造，正經地循着國家給我們指出的路走，便已是青年們在今天的重任了。

「路，是人走了以後才有路」，青年之再教育雖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這句話的深意，便是够玩讀了，這是人生中青年途上讀本的第一課。

三、光明的大長途須要青年自己整裝踏步

青年們不能具有獨一種力量，這是說青年除了需要學習和磨練外，更需更多的自身以外的力量來扶助，來培植。這是每一個縱是多麼驕矜的青年所不能否認的。不過，青年們之所以流入世俗裡的敷衍和鬼混裡去，便是這個不能否認的事實的誘導促成。

太多的青年，往往認爲自己該投入社會去磨練，去熟讀社會的一切，忽略了自己在社會上的力量，忘記了社會的組成，自己是一份子，而且是一個大力量，於是便產生了青年們去依附去甘心沾染的惡現象。這些經青年們自己指出來的事實，是些危害，是個大魔障，青年們自己真該深深覺醒和警惕。

固然，青年需要謙虛，捐去自滿，需要學習，充實自己，可是，這却不應是青年掩飾醜惡的藉口，而是繼之以更使自己信賴自己，强大自己，使自己踏上步步堅强，日日邁進的境地。

今日始，遙長的路上，雖是不少綺麗的景色，但，艱苦和疲乏亦是不會缺少的，這自然有待於青年們的堅毅，和卓絕的勇敢，然而，怎樣才能從容地跨過重疊的艱辛，摘到手滿足的果實呢？自然期待於整裝前的試鍊和忠實。

阿B先生

寒沙

什麼環境也不能把阿B先生拋出去，在任何一種環境裡，阿B先生也有辦法把自己弄得很舒服，而且，他把這個邏輯視為人生的最高指導原理，別人也許看不慣，而且一定有什麼西解，於是，便被環境打得東倒西爬。

阿B先生常常坐在厚沙發上，看着堆得高高地囤積貨，指着倒霉的[illegible]餓的人卑視地笑了，你們蠢才。

他們把善良人打得血肉模糊，恨不能入地三尺的時候，阿B先生出來了，是[illegible]踏着馬路上走，[illegible]後，忽然一下，裝出些[illegible]的眾人訴來告訴將小如鼠的人。這些奇蹟，英雄作風，不少的那些英雄用名來投，依附作了嘍囉，搖旗吶喊，諸位醒醒吧，這年月只我們的，別人不會怎麼怎麼濟，我們自己的飯仍然是自己吃。

於是，「別人」果然賣假地過活民族先進坐上了交椅，這是你們的主呀，還不早快焚香禮拜，我們幫助你們找出了真主。

真主假主人們分不清，不過，還可以隨便到街上走走，那是真的，於是，人們漸漸得必須地在「風調雨順」裡找起食物來了。

阿B先生不背錯過任何一個機會地蹈進去起來，阿B先生已不必要求「官」運亨通，所在的地位已足够幫助他為所欲為了，阿B先生的世界裡，充滿了他獨創的哲理，這些哲理把他教養得應乎「瘋狂」了起來，天，無二，什麼也該是我的。

[illegible]用[illegible]，別人要說什麼的時候，嘍囉們[illegible]我們的主，上帝天子，有[illegible]的[illegible]，細細的後代，另一方面阿B先生[illegible]理：世界上的人們都自一些路上來的，大家都是兄弟姊妹。

引得「別人」滿意地笑了，阿B先生又嫌[illegible]一陣，再接再厲。

[illegible]天地」一家人宣言，阿B先生大有文章地造派出自己的分兒，代表老子親善去也，不過阿B先生的面孔有些[illegible]，[illegible]別人[illegible]道領，於是[illegible]，他們的[illegible]一回都被[illegible]了，[illegible]來。

於是，阿B先生又交無終的[illegible]地，孤[illegible]主呀。

風[illegible]突然[illegible]的消息，[illegible]阿B先生[illegible]，一群[illegible]吃吃的人，也就來說了。

嘍囉們[illegible]，[illegible]明目張膽地[illegible]來，[illegible]將來的命，天下還有一半呀，阿B先生[illegible]告急的文章，[illegible]，我來要求諸位，[illegible]環境，[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辦法[illegible]嘍囉們後悔[illegible]早[illegible]了，我們的[illegible]在[illegible]地帶哪，於是，再來一陣旗鼓，大家忍[illegible]，渡過這個難關，太平

這試鍊，[illegible]，不允許有半點敷衍或斥其冊，需要大無畏的精神，和不避艱辛的行止。

青年們的腳步是艱[illegible]的，假如自己不使它軟弱，不停在[illegible]，[illegible]出的路上會有跌倒的時候。而且，縱然有一步踏不牢，[illegible]倒了，但，記住，自己跌倒自己爬起來，爬起來，再挺身，繼續走罷，努力畢竟是不會負人的。

四、結論——青年起來了。

踐踏者的鐵蹄，踏在我們背上，八年了，八年，整整六千個日子了，我們受盡了欺凌，受盡了黑暗統治的苦，在黑暗底下，我們含着淚，我們[illegible]出一致的要求：還我河山，還我自由。

今天，天亮了，乾淨的國土上，掃盡了污穢的血汗，用我們自己的腳踢開了那擋我們的惡勢力，甚至了一切使我不敢哼一口自由氣的障礙，什麼都是我們自己的了。於是，一個青年展開自己的心歡笑，說[illegible]的話。然而，撫動歷史的這些教訓，還不會給我們儘情歡笑的機會，我們是劫餘的災民，戰後的慘生，我們不能忘掉這個血債，這個血債雖然今日給我們償清了，可是，我們還需要以十倍的努力和堅強，來掃淨剩下的[illegible]。

大路上：寬闊，自由，青年們，走吧！

尾月初旬陰天。

一會就來了，沒見設掉新出就得吉嗎？沒陰天，雷雨便來了，而阿B先生趕別人去挖穴鑽的時候，這嘍囉們也鬧見不着了。

自己的人都回來了！椅上是神還怎麼樣使命令，若有姓有了依靠，人家沒忘了阿B先生，也不知道回來的人也說忘了他等着看我們的阿B先生吧，大家趁興地說起來，有人說：阿B先生在某某地方被大切八塊，明天又一個傳說，在、地方被成了肉泥，後天，又把阿B先生弄成碎了，無論是哪一種說法對，反正阿B該遭慘死，或者好腐爛些。

阿B先生早已變成塵埃了如馬面之類，下了十八層地獄，不必再念他了於是，世界上好像根本失掉了阿B，也應該失掉了他，阿B先生偶而再被提起來，娛樂一陣子也就算了。

陰一陣大，晴了以後，有人却在見到B先生在很遠的地方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彷彿還有些味，不信的人根本說是活見了鬼，半信的人竟有點嘀嘀怪事起來。

我是見過阿B先生的，和平常人一樣，祗是有時候，不知叫人該怎麼看他才好，這就是說，要想在阿B先生臉上發現出點關於阿B先生的性格，頗難。

有一次因爲一個賣花生的親戚，被捕入特別監獄裡去，據說這監獄除掉時灌涼水之外，常常求死都不可能，這家着不但他家裡的孕婦生產需這位親戚照顧，使是一盆涼水他如果挨不回錢來也得乾瞪眼。女人要隔着要我設法，別人也勸我去求求阿B先生，這倒意思我很感激，因爲在阿B先生公館裡，從進去到再出來，阿B先生的態度，沒有百分之一不讓我滿意，阿B先生雖說架情很大很難，可是總有辦法的。

我有點讚美起阿B先生的偉大來了，很想學學別人在報紙上頌頌德政，却因惟於廣告費浩大未能下手，不過，孕婦直到據天時地地生了孩子，連口熱水也有待於我操持的時候，那位親戚仍不見被釋，或者有半點好消息。

這架情很大又難，雖然我知道那位親戚除了花生不知有別物，這也不能咎人所難，我打算再等幾天看看，那位親戚却出來了帶着手銬，跟着兵，回家來收拾行李，預備在監獄當伕。

我連氣也不敢喘的找阿B先生。

阿B先生却因公忙，派出個披瓜皮小帽的老頭代表接見，這個人也很和氣，和阿B先生一樣的待人親愛：

「×先生是常在街面上的人，嘻嘻，這案情很大，政治犯，嘻嘻，先生自然會明白的！」

我看了半天也不曾看明白，想問一下又礙難出口，這位老人却看去了我的苦衷。

「×先生，這有什麼不明白的？常跑腿的人還有不明白的嗎？」

我恍然徹底大悟，但也幾乎急急得說不出話來：

「他是個混窮的窮光蛋呀」！

這位代表彷彿意思未盡，紙短情長：

「那麼他連個別的依靠也沒有嗎？我是最同情窮人的，那位好人的，聽說有一個年輕的姑娘……這個……我是同情窮人的……」

別的依靠就得處我，我連今晚的飯碗有封口之虞，年輕的姑娘呢？未免年輕得使人失望，連今天算上才活了四天呀。

我知道這問題的距離有點遠了，不禁毛骨悚然，這位代表似又看懂了我，那老慈祥地笑了：

「這樣吧，我是同情窮人的，我一定盡力幫忙，閣下不妨常常來談談，什麼條件不條件了，都是中國人咱？」

但，那位親戚，祗知道賣花生的親戚，却一直不曾再回來，據確訊：有人在碼頭親眼見他擺躍着兒，彷彿滿處找妻兒似地被運到滿洲勞役去了：由於這層微妙關係，而且我是見過阿B先生的人，所以分外對他關切起來，阿B怎樣了？怎樣了？我不斷地打聽！

別人不太相信阿B先生會仍在人世，我却武斷地否認，暗暗替阿B先生叫冤。

什麼環境也不能把阿B先生拋出去，在任何一個環境裡，阿B先生也有辦法使自己舒服安全，這話我已早說了，但等什麼消息來證實阿B先生的哲理的價值了。

「計」發稿之時，關於阿B先生的確實下落尚未探明，合亟加以聲明，以便關心阿B先生者叅。

十二，十一，補摭阿B先生之餘。

爲黛西而歌

芳田

黛西，請盡情的笑笑吧，那美妙的聲音會拂去你現在僅有愁哀的陰影，除去它，除去它吧，那是苦你多日的鐵鎖之影啊。

沉重的鐵鎖終被你的毅力打破了，我聽到這消息該是如何的狂歡喲？黛西，「女人并不是弱者！」此後多少可憐的女人們會揩乾無用的淚水而步你後塵，她們也必以你爲指導者，深望你不要摒棄她們誠摯的敬意啊。

黛西，你總該記得在一個凄風冷雨的秋季深夜裏，我們曾臨窗作徹夜談的那件往事，窗外的秋風蕭瑟的間候，促成我們無用的歎息，細小的雨點惆悵的落在窗下失去綠色植物的葉子上，沒有星子的天空多餘的懸掛着，黛西，世界上失去了生氣，死寂寂的人間喲！那時，若沒有你，我會悶死，因有了你，我們在那樣一個使人絕望的晚間却談的特別投契，我們談到人生，女人，和愛情，最後，我記得很清楚，你忽然垂下一向高傲的頭沉靜的一言不發，我知道你是沉緬在你的幻想中，我不忍打破你那些綺麗的夢……黛西，

親愛的黛西！這往事你總會記着吧！自那次後，我們很少長談了，因爲你不僅爲生活辛苦，而且受着情感的欺凌，我恨那欺壓你的人，和那人的勢力，這件煩人的往事讓它永遠死亡吧！因爲你已戰勝了壓迫你的敵人了。

黛西，請穿上你那襲潔白的長衫吧，日期到了，不必再延遲；因爲你的愛理已經在那樂園裏徘徊又徘徊了，他是那麼焦灼，光明的雙眸閃着希望之光，快，快，快去，不必羞澀，不過，我求你：再回顧我一凝眸啊，不，黛西，來同我在月下談一次，我將爐子生得暖暖的，打開窗窗，把燈熄滅，請月光陪我們談話，答應我，這最後一次！因爲我知道你將遠行，雖然，我却十分願意送祝你早日起程，早日達到樂園吧，那裏有你愛的愛理，有奇花異卉，有許多柔軟的綠草，當你同愛理並行時，它們會親吻你們的脚，那裏還有紅的花朵，紛的花朵在高高樹枝上展開，我還知道有愛情的花朵那時在你們心中展開了。

黛西，想我喋喋不休吧，在分別之前再求你展開你眉間的縐紋，長途的跋涉將至盡頭，劇烈的戰鬥，你是戰勝後唱着凱歌的軍士，這偉大的戰鬥，這爲正義而戰爭的戰鬥，是爲萬人期待的，你這千辛萬苦的戰勝軍士！容我們致敬吧。

在你面前，人們要爲你擺。設數不清的獎品，任你選擇其中之最精美的，然而其中最高貴的禮品是一個誠摯愛你的心，那時，你會高興的落下淚來。黛西！我贈你什麼呢？讓我以誠懇的心情，崇高的意念讚美你的行爲！再讓我用低低熱情的聲音藉我不善扯謊的舌頭敬祝你和愛理幸福健康！我又要在黎明的熹微中和黃昏迷惑的光輝中爲你們跪下祈求神明的賜福，請信我，那時，我會被莫名的情緒支配的落下淚來，黛西，黛西！我心目中的女傑，容我握一握你曾打破鐵鎖鏈的手啊。

懷遠人

孫武

今日黃昏，有着檸檬黃之月。

近來，我的心緒是特別紊亂，各種事物我都感到無聊。因此，是非常寂寞。常想在海濱的日子，歲月我們是怎樣排遣的啊！昔時時候，我們並肩佇立在海邊，看海浪的詭湧，聽海風歌唱，隨海鷗的白羽起舞在蒼天中任意翺翔。有時你給我讀一首詩，聲調多麼悠和，辭句多麼美麗。記得啊！這些幸福的日子。如今憔悴在灰色的記憶裡。我將歌一曲海葬曲嚥。

「寂寞啊！寂寞啊！」

在這寂寞的氣氛，我欲去看曹禺的悲劇「雷雨」因爲，我喜歡悲劇，悲劇可以給我快感的宣洩。在這時候，綠衣人來敲打門環，你來信了，我像在沙漠上發現了綠洲。於是我帶了你來的書到劇院去。

啊！朋友，你讓我怎樣感謝你啊！

你的來書，如同一枝利箭
刺透我的了胸膛
刺走了內心的悲愴
刺破了心用熱血沸暢
刺醒了迷夢的我
讓我在新社會激勵
把住時代齒輪
用了無比之力
走向上字軌道上
你的來書，又像光亮的火把一條
等我收拾破碎的行裝
拋掉浮華的衣裳
隨你走到雄健的途上。

回憶往日，真如在漫漫長夜，孑孑地摸索在黑暗的深淵裡。像有魔手扼住了咽喉，一會比一會緊縮，窒息得透不出氣來。胸口像在壓着鉛塊似地，我結着苦悶的結子。身軀沒有力量，掙扎着反抗，然而，在未反抗之前，早已軟癱了。如今你的來書又和我起了心底的共鳴，奔身充滿了熱血和力量，一定要挺起胸膛，走向時代的前線。

落幕了，打斷了我的遐想。一幕人間痛現悲劇，呈現眼前，我忘卻我在觀劇。作劇中人的悸動，好像受了激流沖蕩，捲入了漩渦，和劇中人起了心的共鳴，爲他們的快樂而展眉，爲了他們悲哀而流淚。

當雷雨閃電，狂風暴雨的動盪時候，我感到你一隻沒有舟子的小船，飄蕩在汪洋的大海裡，隨着激流浮沉，怕是有個巨大的浪花，會使我永久沉淪下去。

彷彿劇中人對我說「這個世界不是我們的世界」，（註一）於是我深深的感到這個世界不是我們的世界了。這個世界給予我們的，都是壓迫與煩惱，沒有一絲的快樂，幸福。大的方面，世界的紊亂。小的方面，個人苦悶。這都使我們痛哭流涕的。然而，「我們哭不得了，我還是笑吧！」（註二）可是請試照着鏡子看看，也許這笑尚不如哭好看些。……啊！我的淚又湧出來了，衣裳也濕了。別人不佩本流淚，而且訕笑我太痴。啊！人生真是一個悲劇啊！仔細一想，我們不都是悲劇的主演者嗎！

劇終了，我珍藏起你的來書，懷着一快樂舒適的心情，踏着檸檬黃之月色，回來了。像可到你的身邊，心中默禱你的健康。朋友，願我們攜起友情之手，來共同創造我們的新世界。

註一：當雷雨劇中人周沖對四鳳說的話。
註二：舊俄人詩句：

夜步

沉遲

宵宵夜
松叢中
瀟來的秋風
海潮吹——
囈語的歌聲、
沉睡底海
沉睡底褥
沉睡底小樹

——暗澀和
遠遠的山
也沉睡在
寂寞的靜
澎湖的江邊
有汽浪的小舟
有白色的歸帆
水手的懷鄉曲
漁女的素足

都沉睡了
於寂寞的夢
我們不會睡
夜風
在抑鬱的吹
打着[illegible]
[illegible]

一個寶貴的化身
夜風
在哀笑
在嘲諷
我們嘲笑
別人，自己
也同樣
[illegible]

從軍述志

苗圃

祖黃同同志從軍述志詩三首，其悲壯激昂，赤誠報國之深意，堪爲今日青年之師表。彌爲珍貴，刊諸此處，以爲讀之。——編者

一

投筆從戎久遺憾，
十數年來俱在心，
但願骸骨埋沙場，
血染山河表寸心。

二

又逢投筆從戎時，
熱血男兒誰有之，
家鄉親友休掛念，
誰堪盡忠報國恩。

三

巾幗英雄花木蘭，
荷戈執戈在少年，
天生我亦男兒漢，
要擁殺敵死當前。

黃昏．秋雨

田風

今日，是蕭蕭的季節，淒風淒雨的日子。

秋雨瀟灑的日子，是哀淒地，簷下的鐵馬，又頻叮了它終年哀哀地步話，淒婉地，像我心的哀訴。

落雨，急打着梧桐落餘的葉子，滴出些淒涼的調子。

雨天，我愛抱地佇立窗前，讓雨的淅瀝，觸激着我感情的海，使它有激昂的高嘯。

窗下晶瑩的水泡，那是雨的靈魂。

望一個妙齡地孩子，輕盈地撑一支多愁的傘，從多雨的地方來，又走向雨落的朦朧，

祇俏俏的影子，悄悄地，那樣幽靜而可愛，給我發掘的心，劃下一支支不滅的靈影。

從這天起，我愛上了多雨的黃昏。

憶起在這樣的黃昏，我孤寂地佇立在冷寞的樓頭，望遠山的秋色。

想在這秋雨的黃昏，尋我我失去的靈魂，失去的歌聲，失去的感情的影子。

黃昏，我拾支封滿灰塵的笛子，奏支秋之哀曲，憂淒地，吐露出我衷心的哀音。

落雨的黃昏，我的感情是春日的水沼，我珍惜着它泛起的漣漪，像我的生命，我的夢。

我說它們是我生命里有靈魂的裏底漣漪。

今日，我像個古井的蛙，沉悶的歌着我寂寞的歌子，偶而也有一片笑，—死神脣邊的笑。

秋風，秋雨，它銹的桎梏，鎖住了我的靈魂，我希冀有神開靈魂門扉的鑰匙。

窗前，我頻吐一支歌子，並哀泣着我靈魂的沉淪。

爾梅詩鈔

翟爾梅

一、幽居

——贈胡華

蟄居在這多隙的小屋間
我還是靜坐沉思而過夜的

×　×　×

委身於紙煙熱霧的圈環裡
我愛這裡的每一個
婉約多姿的日子，靜謐的，沉綏的，
如一隻載着過重商品的木筏
度過我虛掩着的稽首窗

×　×　×

安詳的靈魂開始獲得
一場美的午睡，而此時
喋人的聲籟當俱寂了
我慣於吸一口清涼之氣，而你
恐不堪小亭之幽

×　×

唱一支無詞又無譜之戀歌
更拾起兩片落地的樹葉子
呼號有來自遠方的
你的低低的叨念
「歸來呀！歸來呀！
我待你已良久！」

二，回到天津

「這是天津，這是天津
暫短的二日間的離別」

×　×　×

難道還不急於同去麼
夜已深了，而且末次的電車已駛過去
別人的心思都是愉快的
因爲，在溫暖的家裡已經備好
豐盛而適口的一頓晚餐
多麼豐盛而適口的晚餐呵
踏着熟稔的街道如同異地，而我
尋覓，尋覓，尋覓。
每一家下等的小菜館都未閉門戶了
呵！呵！我的心
將在饑餓與愉悅而失去了顏色，

×　×　×

滿身沾染了太多太多的塵土
我可憐得如同衆目睽睽之下的
披了百衲之衣的小侏儒
委縮得伸張不開雙手了
花兒已睡，可能借來全身之綠葉麼

×　×　×

待各家商店都熄滅了燈光的時候
我，一隻受了重傷的無鱗蛇，
拖延在蕭索的夜之街上。

錄荷四作於二丐廠

初冬的午後，我又做了東城的行路人，天空是灰暗的，頗有欲雪之意，而路巷是漫長的。心裡隨着步伐，想着在城角處故人的住宅，還是夏末時候曾到臨過，而友人呢？將是臥榻上高睡吧？或是自己蹲在院心，用過了時的破芭蕉葉扇子，搧動煤火爐子，使它燃燒得旺盛起來，他將自己着手預備晚飯了吧？

而小院中是那麼寂靜，早已消失了孩子們的歡叫，因爲那可愛如蘋菓般的臉的小女孩，已隨着她的母親回轉到家鄉去，剩餘下他一個人，寂寞地吃着自己親手烹製的晚餐，簡單而又無聊。

走着，這麼思索着，天空更暗淡起來，不久將明亮了馬路兩旁的街燈，我的路途，還沒有終止，拖着疲倦的脚步，枕着冬天的寒冷，心頭卻希冀地獨語着。

訪

姚紅

「我的朋友。

你會在家罷？會在家罷！」

幻想着他一定會鎖閉緊了房門，把火爐的溫暖充滿了全室，而安享冬天的幸福。因爲他畏懼冬天，並且怕着冬天的外出，在「冬天」一篇小文裡，不是這樣說着麼：「走在那樣冷冽的路上，厚重的衣服也只能壓下去少許被侵襲的感覺，儘可能地減少外出的次數，總是重要的罷。」那麼當他自己洗刷碗碟的時候，遠路的客人拉開了屋門，那是怎樣的歡悅呢。

或是他們夫婦帶着孩子一同又重回到故都的舊宅裡，他將更健康了，她的雙頰或許更豐潤一些，在懷抱中的男嬰兒，見着生客喜悅地呀呀學語，而那小女孩則偶然迸出一兩句家鄉話，卻害羞地垂着頭嘻嘻地哭起來，我捲縮在他們家庭快樂的氣氛裡，直到昏黑。

懷着多分的希望，走完了漫長的馬路，友人的住宅是在這小巷的盡頭的，依稀看見稀稜的城垛，遠處有荒涼的號角傳來，我走近他大門外的石階。

我舉手輕按門鈴，

很久很久，才有粗重的跑步出來了。

「找誰？」

「找××先生。」

門裏起了拔閂聲，然後笨重地開了一道縫。

「×先生在家麼？」我問着露出臉的老嫗，已邁進一條腿，在路途中，我已經太勞累而需要在有火爐的屋子裏舒適地安息一下了。對着幾個月不分相晤的故人，談談近日的生活，並問候着孩子們安好。

「×先生沒在家。」那老婦攔住了門限，和藹地阻止了我。

「哦！」雖然疲乏之中又加着失望，我仍是不願立時退回，便倚在門閭上依戀地希望他們是出門買菜站去了，不久就會回轉。

「太太呢？是出門買菜去了麼？」

「不是，好些日子沒回家了，」太太帶着孩子回外縣家鄉，先生總是不時往來。」

「甚麼時候來這裏呢？」

「說不定，也許十天八天的，太太還是八月節來過一次，先生今早坐火車走了。」

我沉默着，但未曾移動脚步。

她又接着說：

「這兒有許多找他們的人哩。信件積了一大堆。」

「那麼我走了，我姓×。」

「我知道。我認識您呀。」在她佈着深刻皺紋的臉上，堆着親切的笑容。

我緩步走下石階，大門在身後關上了。

我疲倦地又走在回家的路途上，想着他們那幾間小屋，久無人居，該是滿桌椅的塵土了。冷落的房間，將有多少空寂？已是薄暮了，街巷裡，沒有一輛車，我卻疲倦得難支，而這小巷卻是如此漫長而望不見盡頭的，忽然身後起了轆轆聲，和拌子車聲，經過我身旁，塵土飛揚起來，這是拉重載物的大車，貨已經卸下，車是空的，趕車人安閒地盤腿坐在車頭，悠然地吸着長旱煙袋，車尾零碎地堆着麻袋或竹筐，這一串車有七八輛，我於是站住了，貪婪地羨慕着他們。

「如果我坐在車尾上呢？」這麼地妄想着，那些趕車人，這時正是他們最安適的時間，袋裏裝滿一天勞苦的代價，毫無心思地回家了，他們流覽着街頭晚景，還斜視了我，他們會知道這個都市人羨慕着他們麼？他們知道行路人的疲倦，希求坐上他們的車尾，而減輕跋涉麼？

雖然這麼渴望着，然而低頭看看自己的服裝，也想到如是真的坐在鄉人的車尾，那是怎樣滑稽的鏡頭展露着，不禁可笑起自己的意識來。

最後，終於遇到一輛洋車，把我拖回距離七八里路遠的家。

以後，三五次的拜訪，總是給予我一個空曠的院落，和緊封的屋門，雖然歲月尚且悠久，甚麼時候能確定地巧遇呢？

在火爐邊，我的心緒非常平靜起來，默默地祝禱着他們夫婦和孩子們健康。

我默默地誦着文集裏的詩句：

……………………

你說想念遠方的信鴿如想念戀人，
我的心也在千山萬水之外。

……………………

漫談新劇

楊居辰

說到戲劇方面的成績，這與新詩方面固然無甚優劣之處，不過現在的新劇較前不能說是沒有進步。從前戲劇運動的中心是在北京。

自從新青年攻擊舊劇，介紹易卜生之後，舊劇的王都——北京，有過人藝戲劇專門學校，是陳大悲蒲伯英諸人倡辦的：接着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也添辦過戲劇系，由趙太侔余上沅諸人主持；他們曾在晨報副鐫上出過劇刊，從事所謂「國劇」運動；同時又成立了中國戲劇協社。可是不久都一一消沉下去了，此後戲劇運動中心移到了上海。那時的戲劇團體，有田漢歐陽予倩諸人的南國社，有洪深王怡庵諸人的戲劇協社，有朱穰丞馬彥祥諸人的辛酉劇社，有向培良長虹諸人的狂飆社。他們還聯合成立了戲劇運動協會，不過還沒有什麼成績表現，在現代的中國，從事戲劇運動，自然有許多困難。最能和這種種困難搏戰者，要算南國社田漢諸人了。

事變前洪深先生說：「……我們有五種困難，第一沒有劇本，第二沒有演員。第三經濟力量不足。第四缺乏劇場。第五觀衆的興趣太少。」後來他自己來創作劇本，自己來翻譯外國的劇本。後有演員，竭力的尋覓同志，組織一個南國社，刻苦的幹起來。

那時候，田漢先生也說：「……現在的新劇，就是替民衆吶喊的東西，開導社會的任務，以藝術來喚起民衆，以藝術促進新時代之實現一。」

我們由洪深田漢二位先生的話裡；可以知道南國社的戲劇運動，是怎樣的傾向？是怎樣的進行了？總之，他們所走的路子，要離開個人的浪漫頹廢之途。跑到民衆的立場上，寫實的苦幹的。據我所知道的有田漢的咖啡店之一夜，以及歐陽予倩的楊貴妃，荊軻。丁西林的一隻馬蜂。洪深的洪深劇本創作集。郭沫若的三個叛逆的女性。曹禺的北京人。

戲劇論著，則有余上沅的戲劇論集，國劇運動。熊佛西的佛西論劇。向培良的中國戲劇概評，以及最早出版的宋春舫的宋春舫論劇。較晚的則有朱肇洛先生的戲劇論集。（朱先生現任北大文學院戲曲教授）

現在一般人對於戲劇不外有這兩種見解：

一種是把它當做開心取樂消遣的玩藝兒，持這種態度的人多半是鄙視戲劇的。這派人竟管他自已常到戲院裡去消遣，他絕對不希望青年人去欣賞。這種見解是數千年來中國傳統的思想。他們總以爲電影明星戲劇演員與其他的各種職業是下流的，不是詩書門第，忠厚家道的子弟應該做的。

另一種見解，比較進步了，是把戲劇當作文學。抱這種見解的人多半是所謂「新時貌人」，提倡新文學運動的人纔這樣說。所以現在不管是私立或公立的大學，除了它的文學系內應有的純文藝外，也有戲曲，小說的科程。而且研究的人也不在少數。

所謂新劇：無論什麼東西，都是有新有舊。舊的不中用了，不能不有一個新的。但是「新」字最簡單的解釋，祇是「又一個」。譬如一座新房子一頂新帽子，雖都是新的，但是質地與式樣，或者完全與舊的一樣，這就是「又一個」的意義了。許多所謂新劇，何嘗不是如此呢？

但是人們需要的慾望不是如此簡單的。住要新建築，衣要新裝，但決不是千篇一式的房屋或永久不改變的服裝。我們有時所要求的「新」，不僅是大同小異的「有一個」，而必須與從前有進化的，實用的，適宜於時代的。在舊劇方面說，只是表顯着舊時代的社會情形，缺乏開導的性質，只是貢獻於大家欣賞消遣而已。觀衆們也是如此的態度。

新劇又稱文明戲，不知是何人首先所說的？但是否爲了這類戲是從西洋文明先進科學倡明的國家介紹來的？或是爲了新劇已經脫離了舊劇範圍的緣故呢？或者爲了那時提倡演新劇的人：大半是受過教育，有知識，有思想，而且很誠懇的要改善人生，喚醒民衆走上一條光明之路的原因？因爲演舊劇的人多數是未受過相當教育，沒有知識，只是受傳統困襲的扮演罷了。

新劇爲什麼能興起，而且能延長到現在仍在繼續發展中，這個道理與白話文新詩是一個原因：「我們用現代的話寫現代的文，我們用現代感觸寫現代的詩歌。我們用現代事演現代的劇，我們爲了普遍化，爲了大家容易瞭解，所以必須趨向於這條路子。正如同現在的人留着一個髮辮；是覺得奇怪又可笑的。因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背景，自然它有另一個趨向。

將忘却的

木冰

那永遠不能忘却的記憶，時時刻刻襲擊着我的心曲，它伸出尖銳的魔手，扼住了我的喉嚨；痛苦的生底命運，似乎早已安排好了。

認識了渭，正是盧溝橋事件的一年。他是那樣和藹，那樣的喜愛說話，他會告訴你一些動聽的故事，他會迎合着你的意旨，替你做一些煩難的事情，在背後，卻往往露出醜惡的面孔來。

我受了他的言語底誘惑，我們馬上成爲很好的朋友，時常聚在一起嬉戲，談笑。

渭，就這樣做了我家的司賬，在他的心目裏，認爲這是多麽適合於他本身的利益的機會呀。

他完全以庸俗的市儈的姿態，出現在人們的眼前，跟隨着時局的動盪，他開始製造出聳人聽聞的謠言，散佈在宇宙的一角，擊打着我們家中幼小者的心，當時，家族的人們爲了躲避巨難的到來，一同開始了旅途的跋踄，我惆悵地，跟他們步入了離城五十餘里的鄉村。

同行的人有弟弟妹妹，渭，以及在我家寄居的一個失去父母的少女慧和我，作爲逆旅中的過客。

異鄉的夜裏，爲了疲倦，我預備躺在溫熱的土炕上。聽見他們在窗外輕輕的談話，本身更感到行旅的寂苦。

第二天的黃昏，我與弟弟遙望見一座崇高的山嶺—艾山—就開始去探望一次。那山上的白菓樹，傳言有「七摟八乳一縫姑」之粗。古剎裏的深洞，據說串通着海底眼睛呢。

熱戀於景色的雄偉，與老僧對談的清閒，歸家迷路的回憶，都是值得重溫的。

戰事終於蔓延了每一個角落，我們也歸來了，看見變了色的故鄉，也猶如投到老母的懷抱裏。渭！他竟然跟敵發生關係了！我很奇怪，慧在有一個早晨獨自哭泣得很厲害，我納悶了很久，問她她也不肯說。一直到今天的午夜，當我從廁所出來，恰巧渭從她的屋子裏走出來，一切都證實了，這魔鬼。

當時，我抑制不住憤怒的情緒，走過去給了他一個耳光。他隨即跟我撕扭起來，打着，打着，渭倒了，土與唾沫塞進他的嘴裏，鼻孔上，經過他不停的哀鳴，總結束了這一次的衝突。

於是，渭辭却了司賬的職務，而正式做了敵人××隊的走狗，擔任着特務的角色。

是一個凄涼而又蕭索的秋天，我流浪到青島，開始了爲生活的奔波，突然，母親與妻從家鄉來了，帶來一支可恐怖的訊息：「渭竊了一封黑信，說你私通抗日的游擊隊，現在家裏已竟經過日方憲兵搜查了四五次，你趕快躲一躲罷」。

爲了生命的珍貴，不得不違從母親的意思，我躲到另一個地方，度過了悲哀的月餘的時光。

經過了士紳，地方人士的營救，總將嫌疑洗刷乾淨，但，我內心的傷痕，總如一個血的烙印，永遠不會抹掉。

我體驗到人生的醜惡，開始咒咀於黑暗的蠶蝕，屬於黑暗的，罪惡的，總會得到滅亡的[illegible]。

任春天底風，秋天的雨吹吧。鞭打吧——直到我生命安息的時候。

學府新聞

海燕

（一）

×校花結識一盟邦廚師，天天大嚼其口香糖，同學們聞之，莫不垂涎三尺，問曰「何處傳來之口香糖味乎？×校花急對曰 No No 乃吾手套上之樟腦球味也」，於是乃哄堂大笑。

最後我們不客氣的說一句：「新劇」與「新詩」是同樣地命運，都還沒有成熟，仍然應該繼續努力—唯有努力才能獲得燦爛的果子。

希望觀劇的人也注意劇情原理，不要一味漠視戲劇是消遣解悶供人欣賞的東西。固然不懂戲劇原理的人也可以到劇場裡觀劇，不過仔細地思考戲劇的原理，更可得到深切有味更進一層的認識。在今日科學發達的時代中，我們當然不能樣樣都曉，只希望大家對於各事各物加以認識。　以下介紹幾册關於戲劇的書，以供參考：

佛西論劇熊佛西著，國劇運動余上沅編，戲劇概論馬彥祥著。戲劇與文藝熊佛西等編，戲劇論文集藝術劇社編。浪漫的與古典的梁實秋著。表演藝術家韓廷麒著。我所見的中國戲樓闕著。學術雜誌東南大學出版。

兒童園地

本年的國慶日

台西五丁學生 崔寶硯

中華民國建立已經有三十四年了，在這三十四裡！每年的十月十日國慶日，有些我是不知道的，自我記事以來，每年雖然在這一天，舉行慶祝大會，我們的心裡總是不安，因為在這三十三年中，國家是內憂外患，國運日落，在這國難時期我們怎能歡心來慶祝呢。

可是今年的國慶日，確與往年不同，為什麼呢？九一八事變全國同胞醒悟，齊心報國，我國國勢大有一日千丈之勢，日寇見此情況，非常恐懼，決意急速推展其大陸侵略政策，因此燃起了七七事變，敵人銳氣雖足，可是在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下之忠勇的，抗戰將士拋頭顱流熱血抱定不屈不撓的精神，終使敵人屈服，當此勝利之今年的國慶日，國家淪陷各地光復不平等條約撤廢，國際地位一躍世界四強之一，所以今年的國慶日才是全國個心慶祝的日子，青市在國慶日這天有市民慶祝大會，各團體學校，都齊集體育場，舉行慶祝儀式，情形非常熱烈，並有各種遊藝助興，還有爆竹的花使人看了心裡有說不出的快樂，爆竹的響使人聽了心裡說不出的興奮，各種娛樂場在這天一律免費表示慶祝，這才是中國百年來最光榮而值得慶祝的一天。

我們在學生時代要努力用功，將來擔起建國的責任使中國永久獨立的與世共存。

(一)

×校有一先生，也許因受宗教影響太深，也許是選擇對象條件太苛，至今芳齡年近五十猶「小姑娘獨處閨房尚無郎」，對學生之看守深具有看監婆之手段，學生贈一雅號曰：「老姑」「看監婆」也。

(二)

×校×處有著名的六大美男子，一為跛子，二為小喇叭，三為屁美人，四為望天猴，五為紅燒眼，六為孫悟空的第二代，今六美人已去其四，嗚呼！美人亦將有花落月殘，美人遲暮之感乎？

小常識

李繩文

小朋友們！你們已讀了不少的書啦！下面的幾個普通問題是否能回答得上：

(一)魚刺入口如何吐出或嚥下，魚刺入口是常有的事，祇要吃魚，就有吃進魚刺的可能，那時你將怎樣？恐怕祇會哭吧！小朋友！不要着急，趕快拿一塊大點的白糖，乾着嚥下去，魚刺便立刻會軟化的。

(二)沙子飛入眼中，當今風多之際，泥沙尤其喜歡飛入我們眼中，那時你不要害怕，祇要用手把沒迷着的眼揉揉就好了。

(三)倘酒染了衣服！這是運動員常遇着的，倘一染了衣服可用蘇打粉去洗，這是很可靠的。

少年須勤學

台西第六小學 六年級 張國俊

國家要富強，非國民皆有豐富的知識，良好的教育不可，所以世界的文明國家，都施公民教育，使每一個國民在少年時代，都受其本的公民訓練和教育，將來作一個強健的國民，若是古人說：「幼而學，壯而行。」在少年時代必須努力勤學，少年不勤學，到壯年的時候就沒有實行，也就不能做一個好國民了，而且少年求學的時代，一錯過，就沒有法子再求學了，古人說：「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話實在不錯，所以少年必須努力求學。

地理常識

世界第一的：

第一大洲—亞洲。
第一大洋—太平洋。
第一大海—北極海。
第一大內海—地中海。
第一大鹹水湖—裏海。
第一大淡水湖—美國密芝安湖。
第一長河—密西西比河。
第一高山—喜馬拉雅山，額菲爾士峰。
第一高原—西藏高原。
第一大平原—西伯利亞大平原。
第一大沙漠—非洲撒哈拉大沙漠。
第一大島—格陵蘭島。
第一大半島—阿拉伯半島。
最高之湖—南美洲的的喀喀湖。
最深之湖—貝加爾湖。
最低之地—巴勒斯坦死海附近。
雨量最多之地—印度阿薩密。
雨量最少之地—中亞細亞。
最熱之地—波斯阿剌伯。
最冷之地—西伯利亞，勒納河流域。
海洋最深之地—菲律賓群島民大諾東方。
第一大鐵路—西伯利亞大鐵路。
第一長城—中國長城。
最長運河—中國大運河。

讀書與運動

江蘇路小學校 李鳳鴻

我們生在世間，必須讀書，因為讀書才能有智識和能力，將來為國家服務，為個人謀生，但是，讀書不可忽略身體的健康，強健的方法，就是運動，因為只有豐富的學識，而沒有健全的體格，不能去應付一切的工作，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尤其是在國家盛衰之間，處處要努力奮鬥，必須人人都有強健的體格，豐富的學識，才能擔負救國的責任，由此看來，我們應當讀書不忘運動，運動不忘讀書，兩者相輔而行，絕對不可偏廢。

紡綿花不如

高浪

「紡綿花」這個玩藝兒，又復活了。

實難說，這也是爲藝術而藝術嗎？

藝人都把「藝術」和「娛樂」這二個名詞給弄臭了，只不過是爲了多撈幾個錢就是啦。

「錢」是萬能，可以買到一切，其實買一場紡綿花何足掛齒。

眞也怪，只要是「紡綿花」啦，天貴的票價也場場滿座，紡綿花的人兒，一出台，就是一陣掌聲，和喊聲，開台是掌聲，閉台是掌聲，鬧得一糊塗。

藝人是爲了錢，觀客是爲了眼。

紡綿花眞不如——來一個裸體跳舞。

像現在這時候，該不是這些玩藝兒的時候，還是請再死去吧！

文人種種

默之

很有一些以文藝之先鋒自許的人，主張獻身文藝，以文藝爲飯門，爲終身的職業，可是說要建設什麼「象牙之塔」……。

于是練習着面黃肌瘦，强帶上三千度的近視眼鏡，一走三擺，口中朗誦着自己的「新詩」。

心中稍不如意，就批評「感冒」，倡言「踏冰」之時興。于是，又：作文不能因興之所來，應愁眉苦臉。十分努力的樣子，寫一些幻想的「時代」文字，甚麼鄉土啦，窮民啦，甚至乞丐的那堆屎也要盡情的描寫上一下：是一種慘淡的顏色：瘦削的樣子……雖然他並沒有看見過那堆屎。

可是時興。

因之，學生寫學校的事，女人寫身邊消事，戀愛者寫愛情故事，經理寫他發財的經過，那要天誅地滅！

雖然這些事都是他們所熟習的。

可是這種以文藝之先鋒自許的人竟出了名，而且………

（六月卅四年）

「戲」與「許」

「賈寶玉上市了」

嶗山童子

誰也沒看見過賈二爺，可誰也準知道穿圓領帶娘們氣的大闊少是有多風雅，多饞人，在女人堆裡飄飄欲仙，小伙子眞够福氣！

中國人投機發了狂，顛顛望美國朋友也都該對賈二爺流涎三尺，穿穿圓領，做做中國古人，要不至少也穿一下當時「王公子」的衣衫，又風流又摩登，好在中國有的是玉堂春。

於是，通衢鬧巷，美國朋友所到之處：紅綠招展，增加繁華不少。

初，美國朋友好奇地買了個，惹得「美與」狂者紅了眼，來不及到賈二爺墳穴裡掏，做着樣式新作，比古人的更熱鬧，更生動。

偶過濟南路，看見滿目的紅綠圓領，頗有起鷄皮疙瘩及齒寒之感。

「年頭彷彿把人都教聰了。」

據不完全的調査，本市商人佔全市民十分之三強，倘算上玩票及客串之流，則幾佔十分之五，就是一半，一市有這麼大的掌櫃的，眞不知顧客們都是誰，怪。

然而掌櫃們却從不少感疲倦和厭煩，一頂瓜皮帽，一管旱煙袋，滿够掌「櫃」一起，便是手裡拏着個化學或者布製的日本娘們，不也足够溜完一條中山路？與頭來時，順手溜溜前海沿，平康門口，反正「閑」着也是閑着，瞧一角不也是白揀。

賈寶人就這麼多起來，好在我賣完了米，得買你的布，你有衣裳穿，也不能不吃飯。

「奧克，頂好」。

一孕婦儼然其腹，强執美軍之衣曰：「奧克頂好」。

美軍笑了，接過一堆畫片，略視，（或者並未視）復還遞手客氣和親熱備至：「頂好」却哇啦哇啦走了。

孕婦慨失望而笑無他表現，國人噤若滿寰。

鷄毛集

興國

擁護與抹殺

世人總愛保持個人之偏見，不加考慮觀察，就大喊擁護，大聲抹殺！

於是，有些人就榮耀，有些人就叫屈！

辦一件事情，是難的！有些先生再大聲抹殺！就更加難了。

可是，一般「傻子」不顧及「抹殺」，不怕「困難，」不圖發財，只有服務！將來如何，自會水落石出。

人之爲人

人之爲人，異於下等動物，不然，高等動物之名銜，焉能當之無愧呢。

如果，人不謀人之前進，人不擔任其人之責任，何異乎——？

農婦

再生

割麥時節能逢上這樣晴朗的好天氣，實在不能不說是農夫們底福氣。這和去年比較起來，可眞有點大不相同了：去年在麥子割完以後，接着便來了連陰天氣，麥穗堆在土場上，結果都長出了很長的芽子來，到口的粮食又被雨水奪去了一半，想來眞是極少有的霉氣。今年可好了，火紅的一個太陽，每天早早地掛起來、連一片浮雲的遮隔都很少有；所以，麥粒都長得那麼成實。不過麥場裏底工作完了以後，仍舊是這樣的旱天氣，可就不免要使農夫們叫苦了：這樣下去，想什麼方法能够種上豆子呢？

農夫們以積年的經驗，知道今年一定又得就誤下種豆了。可是誰也料不到：白天的天空仍舊晴得那麼可怕，夜裏却降下一場大雨。

於是，李奶奶第一個覺到寬心。——李奶奶她現在雖只剩了五畝農田，但村人們還稱她爲「李奶奶」。原先，她本是村中底首富人家，但如今破落了：積蓄，保守了三輩子的家業，被兒子抽大煙抽白面，抽了一個淨光。幸而兒子把一支有各色講究的大烟槍賣出去以後，便帶着所換來的那筆錢遠走高飛了，一連三年後回來也沒來信：才得保留了這僅餘的五畝薄田，五畝田，自已種着不至於沒有飯吃；於是李奶奶退了佃戶老馬的租，要回來預備自家耕種。可是兒子一走，家裏只剩了她，兒媳婦和一個剛剛七歲的孫子，她可怎麼能做農田裏那些繁重的工作呢？當然，她可以在忙上來的時候去找短工，或平常就僱上一個人，可是她總得把「李奶奶」的身分降爲一個「農婦」，兒媳婦自然更不用提。那麼，李家三輩子底名望，便要從此完全掃地了。假如村人們見面說起「李奶奶」怎樣的時候，這難堪怎麼受得了？她想到這些，便又下決心將那五畝田交給後村的老沈種可是老沈來種她底田，却不是按一般佃戶「不論收成好壞，一年五斗租粒」這個辦法，言明是要把田裏底收成由兩家平半來分的；無論收成好壞，都可以沒有什麼話說。今年是李奶奶底意見，種了二畝麥三畝穀。在將割麥以前，李奶奶每天總要到村外麥田裏去看看，有時在村口遇上老沈，便要這樣說給他：

「今年，麥子底成色挺不壞哪！」

「不成！」每次老沈都得搖頭：「李奶奶你是不懂莊稼地裏底事，別看穗子長得那麼齊，其實倒有大半不能成實，看樣子呀……頂多也不過能收個六七成數！再說，雨水雖是一樣，地土也有厚薄哪，這幾畝地，可比不了人……。」

起初；李奶奶聽到這些話，雖不至於完全相信，但還能聽從老沈所說的這個道理。因爲李奶奶畢竟是「李奶奶」，既然沒做「農婦」，又怎麼會明瞭莊稼地裏那些事情呢？可是有一次在村外遇上老黑和老徐的時候，老黑老徐曾經同時向她說：

「李奶奶底麥子長得眞好啊，收成一定得壓倒全村！」

「哦，可是老沈說過，也並不怎麼好呢。」李奶奶高興地回答。

「不！快別聽老沈那些鬼話，您看吧，一塊地裏一準能打一石糧就是啦！」

「那，誰能保得住呢。」

「保得住！我保……。」

於是李奶奶便高興起來，可是她再把這話去問老沈時，老沈仍舊給她那個答覆，不過像老黑所說那同樣的話，使她又聽到幾次以後，終於有一個疑惑在她心中生出了：

「老沈這東西，爲什麼老是咬定咱們地裏沒有好收成。」李奶奶把這話來問自己底兒媳婦。

「我看，他一準是不想和咱平分糧食，才早早地搗下這些鬼，預備末了打一石就說八斗……。」

「是啦！」李奶奶恍然覺悟起來：「這個壞東西還就眞存着那麼個心！這個該死的……！」

「依我說，咱早就要回來自家種多好？這樣權柄握在人家手裡，管吃多大的虧也得聽着！」

「呵……。」李奶奶想起來：那，李家三輩子底好名聲，可就一下子給丟盡了。——結果，李奶奶決定去和老沈打開窗子說亮的，人人總都有一個良心。

「老沈，你可別光這麼說，到時候少給了我粮食，我可不答應你！」

「李奶奶，你這是從那裡說起來的？村前村後誰不知道老沈是個忠厚老實人？眞是！」老沈

裂着一口黃牙：「李奶奶要不是因爲我老實可靠，恐怕還不能我我種地呢！看着吧，李奶奶！麥子打好了，統共有多少，咱分成兩份堆在場上，任憑你挑！挑好了我再給您送了去。」

「不是那麼說；你可別自己先藏出來，就說咱那地裡打得少！」

「咳！老天在上，你眞敢這麼說！」

「好吧，反正……。」

可是麥場收拾完畢，老沈終於來報告李奶奶了：

「他媽的，你說要叫人多麼生氣吧！看去都是挺齊整的麥穗，及至堆在場上一打，好啦，全成了他媽的癟龘！本來嗎，咱這塊地也就是不怎怎！……」

「那麼，打了多少？」李奶奶底面孔變了顏色，急急地問着。

「本來嗎，今年好地……許能打八斗……」

『算了，，老徐打了一石！』

「笑話！我種了三十年地，就沒聽見說誰底地裡還打過一石粮！說別人的，我雖不信還可以失打聽打聽，要說起老徐來，這個長舌婦人下凡的半傻子，除了白痴，管誰也不能聽信他底話！再說……。」

『老黑底麥地，是咱村頂不好的地，也打了九斗二！』

『算了吧！老黑也是個牛皮匠，要不是能吹大氣，他女兒長到八十歲也找不上婆家！——不過他那塊麥地，比起咱的來，總還好一點。』

「那麼，咱到底打了多少？」

「好一點的地能打八斗，像咱這樣的地，打好了也能打六七斗粮！這可不是吹牛啦，錯過了是老沈種的好，誰也出不了這樣的莊稼！本來，一畝可以打六斗半，總怪村裡缺德的人才多，地西頭被放牛的孩子糟蹋了那麼一大塊，所以一畝就好打六斗：咱二畝地打了一石二，李奶奶吃多少都沒有關係！」

「你少撒点謊吧！管誰都說這二畝地頂少也打一石八九，你却報了個一石二，那些你留着自己吃了也不要緊，一個大男人家，可總得說良心實話！」李奶奶氣得全身都發了抖。

「我敢和你賭咒，李奶奶！」老沈大聲叫喊着：「看李老太爺那些好名望的面子，也不好白口冤枉人！老沈種了三十年地，可沒記着有一遭會經叫別人說閑話！」

「算了吧，你這樣說，我也沒法子叫你承認……。一個人可不能昧了良心，你自己也好好地想想……。」

「李奶奶，你眞這麼說，我不要了！一石二斗麥子我全給你送過來，留下一粒叫我死了下十八層地獄！」

「……。」

「眞是笑話！簡直頭一遭听說……！」

「那麼，你打了多少就按多少分吧，我知道，死了你也不能認這筆賬！」

「不是那麼說：咱是有什麼說什麼！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天然是打了這些粮，逼死我也說不出兩樣話來。不信，你親自到我家去看看，看看老沈說的是不是良心實話！」

「…………」

「眞是，當年李老太爺在世的時候，管什麼人不肯信服，就是放心我老沈！這個，李奶奶您是知道的，……」

「不用說啦，不用說啦，我還不知道你!!」

當日下午，老沈給李奶奶送來了六斗麥粒。

李奶奶氣得什麼話也沒說。

「我還以爲他要把一石報成八斗呢。」兒媳婦自言自語地說。使李奶奶听了又氣憤，又痛心。

「秋來割穀的時候，再這樣我可不能答應！」李奶奶下了決心。

「秋來，還不又是這一套！你要能不答應：現在就不答應，；秋來還能有別的法子會治得了他嗎？」

「我有法子」李奶奶決斷地回答着兒媳婦：「我就不信，會沒有法子可以治得了他！」

「要不您就看着点，末了免不得還是然六七分數報賬！」

「我才管他咧！」李奶奶這樣說，好像心裡已有若干成見似的。

「麥子割完了，又得種豆子啦：我看就不如要回來自家種。這樣就算到割穀的時候再吃点虧，以後反正不再用他，也就犯不出怎麼來了。」

「我早就這麼想了！」李奶奶覺得心裡煩趣

來：「我總覺得活了多半輩子沒見過鋤頭，臨死以前又去下莊稼地，自己也犯不上去我這個罪受，也犯不上再給李家的祖上丟臉！反正是一個窮了吧，一年來跟人家分点糧食，再想法變賣点東西，好歹也不至於餓死！若是小東西長大了有点出息呢，咱總還算是個書香人家！」

「我不信種地人家底孩子就會沒有出息！」媳婦堅決地反對起婆婆底話來：「種地又有什麼丟臉，早先咱那些上輩們若不是好好地種地，也不見得會過下這麼個好日子！烟鬼倒是沒用種地，一氣把份家產抽了個淨光，一出去三年不見音信，你能說是不丟臉？再說三口人指望分五畝地底糧食過日子，那可眞正有点不靠譜，就說使着變賣東西，你看吧，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換錢？能換錢的烟鬼能護牠好好地留在那裡？實說起來，這一年的日子，多半還是使着親戚們的幫貼，舅太爺，孩子底外婆，終年家得給咱送糧送草，難道還能永遠這樣過下去？至於受罪不受罪，也得看看人底想法，都怕受罪誰還種地？——管什麼罪，都不如挨餓的罪難受！……。」

「反正，到秋來看看再說吧……」李奶奶猶豫了半天：「種地，也不是件容易事！……」

「……。」

兒媳婦底話，已使李奶奶感到可以據信了，但，仍願先看看再說：先看看，末了，總還得去問老沈關於種豆子的事：

「麥割完了，豆子得幾時種呀？」

「天不下雨，怎麼種？」

老沈也感到了憂慮，因為天空中老是晴得那樣恨人，望到天邊也見不到一片雲彩。

「眞，這個老天也是作怪！」

李奶奶沒話可說了。但她由於老沈這種回答的口吻裡，想起割穀時底事情，使她心上又罩了一片黑影。

「反正看着天吧，莊稼人就得靠天吃飯。」

「唉！」

天天等待着下雨，天天眼望着天空，心裡念着種豆，但天天只有一顆火紅的太陽來和人們見面，雲彩躲的一點踪影都沒有。

誰也認定又要耽誤種豆了，可是這一夜突然響起「嘩嘩」的雨聲。

雨，下了一個徹夜。於是李奶奶第一個感到寬心。

「可以種豆了吧？」李奶奶在門口遇見老沈，這樣問着他。

「嗯。」

老沈隨口答應一聲，逕自走了。

「老沈！李奶奶突然撕起嗓子，把老沈從遠處喚回來。

「什麼事，李奶奶？」

老沈似乎有點不耐煩的樣子。

「我說。」李奶奶鎮定了一下：「李奶奶如今可是不比從前了！如今，我這個窮是誰也知道的啦；老沈還不明白，李老太爺在世的時候，那時候的李奶奶可不是現在的樣子，現在趁早也不必再叫什麼李奶奶啦，就說如今落到的這般地步吧，什麼王八氣也要吃上，現在，我底日子得另想個法子過啦，以後這幾畝地，我打算自己去種！」

「李奶奶能種地？誰……」

「人到了逼着的時候，」李奶奶趕緊接上老沈底話：「什麼還不能！！反正，我今日就這樣說定了吧：豆子，我自己帶人去種，你也可以不必再去操這個心啦。穀子呢，還是你先看着，將來打完場分完了糧食，也就不用你再……。」

「好！這好！本來我早就想着得這麼樣。說實在的，若不是李奶奶底地，我才要去幹這個勁咧！那麼，咱就這麼樣吧！」

老沈逕自去了。

李奶奶把這話告訴了兒媳婦，兒媳婦倒是很高興；孩子聽說自家要種地了，想起母親告訴給自己那些種田人家底趣事，也喜歡得亂跳亂叫。

經老沈找來租地時的中保人說妥，從此李奶奶變成農婦了。兒媳婦——少奶奶，也變成了農婦。

「李家算是完啦；沒想到李奶奶會落得這般可憐：活過多半輩子了，又得去下莊禾地！」

「倒是李老太爺正死在好時候裡！」

「算來算去，還是他家那位大烟鬼便宜啦，什麼家業都是他弄淨的。」

「唉！……」

村人們聚到一起的時候，又要說這些話了。其實這些話早已說過，不過因為「李奶奶一變了農婦」，又使他們說來覺得怪新鮮。

李奶奶可沒管這些，她在別人底目光中，也許是走入了一條可憐的末路，但她和兒媳婦自己心裡明白：這正是她們一條新的生路。

——三四、中夏——

縛

在隅

他閉緊了眼睛，再也不敢想，暫時，忘掉世界的一切。

突然，他感到臉上落下一隻蒼蠅——或者是一隻馬蜂也說不定，他搖搖頭，希望牠能飛去，但是，牠仍牢牢地爬行在臉上。他躁急地望望縛在胳臂上的麻繩，下意識地用胳臂掙扎一下，但那只能增加他的暴躁而已。臉上的小動物又在爬動了，他癢得難受，他想，如果他能脫出一隻手來，他一定猛力向臉上撲去，即便把臉打腫了也好，只要把那小東西撲死。

天有點冷，間或有一陣冷風吹進來，使他無處躲藏，他覺得兩臂有點麻木，他想躺下休息一會，但是他失望了，反剪着的兩臂，沒有一個躺着的姿勢能使他舒脫。他再望望那細細地但很堅固的繩子，牢牢地縛住他的双臂，他要喊一聲，但喊不出來，因為有一口氣，密密地塞住他的胸膛。他只得又閉上眼睛；他奇怪自己會成了一個盲者，真是一個迷離的夢！可怕的夢！他又開始了冥想：如果他舒服地躺在一張鐵床上，該是多麼幸福！不，最好在一片綠茵茵的草地上，只要兩臂可以活動便好，那時，他一定在地上翻幾個身，甚至豎幾個指頭，天空真是藍的，而且還飄着幾塊像柳絮般的浮雲。有時如果有一片花瓣碰巧落在他的臉上，他一定用它堵住鼻子，聞二聞香味，心胸滲透了清新的微渺的遐思。太陽有點暖，來一個慵懶的呵欠，更充滿了適意。

昏昏地睡去了，在縛着的兩臂上仍存着掙扎的姿勢，他握緊了拳頭；但在那黃瘦的面孔上，還掛着一絲笑意，好像，他正在徜徉徉地躺在碧天之下的一片草地上。

預言者

木林

編輯後記

△這期的編排雖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仍未能使我們十分滿意，不過使我們欣慰的是，這點點血和汗的記錄，仍能如期呈獻給讀者們。

△無論在任何大困難中，我們也把讀者們的愛護接受過來，作我們掙扎的鼓勵。

△青年們在祖國的勝利聲中，鼓舞歡欣，但也彷徨徘徊，「大路上的青年」裡有一個淡淡地指示。

△對文藝欄，我們不想多說什麼，無論在質與量上，在稿件荒的今日，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捧獻給讀者們一點點，我們紅着臉默默地呈獻了出來。

△本刊採稿絕對公開，更無門戶之見，對來函督責我們壓稿存有偏見的熱心作者們，我們感激這好意，不能多說什麼，好像誰也知道的，尤其從事文藝者的朋友們，該充分諒解。

△本期發稿剛竟，費筱芝同學的噩耗傳來，更收到多篇關於費同學的追悼文章，我們除對死者深致悼意外，下期預備在風[illegible]音欄上，闢一專頁，願費同學的精神永遠不泯。

十二月，二十[illegible]日

「秋夜」

方默

漫漫的長夜。
下弦月已隱沒了身影。
稀疏的星。
眨着羸弱的眼睛，（反射着借來的光明。
荊棘遍地的山野間；我艱難的前行。
——這裡，
看不到黃花的憔悴。
桐葉的飄零。
荒塚纍纍間；
閃爍着繁星似的烽火，
是壯士的遺骸、
晦暗無邊的遼遠。
已透出黎明的曙光。
總是這般近，
又總是這般遠。
但！——
我相信，總在前面。
一步步的走去，
總有到的一天！

一九四五，十一，廿八。

本刊改訂價目啓事

本社獻身建國宣傳工作，創刊以來，深蒙各界寄予無限之擁愛，至以感荷。適值紙料印刷價格飛漲，倘仍維持原價，勢將賠累不堪，礙及工作之進行，不得已而由本期起由法幣二十元改訂為四十元，以稍挹注，（優待長期訂戶由第五期改訂）事非得已，諸希鑒諒。

[illegible]

[illegible]